

# 阿葉德的垮台與智利政局

王 建 勛

智利「馬克斯主義」信徒、「社會主義黨」領袖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在一九七〇年九月，贏得百分之卅六的選票，以微小的差距，領先「基督教民主黨」及「民族黨」候選人獲得勝利，而成立了西半球第一個經由自由選舉產生的「社會主義」政權。三年來，阿葉德實行激進的土地改革、銅礦及各大企業徹底的國有化；已有三萬五千家大企業被收歸國營。並且他還計劃把上下兩院議會改爲一院制的「人民議會」。這種種措施，不但招致美國的經濟制裁、「反對派」的抗議，由於經濟一落千丈、生產萎縮，通貨無止境的膨脹，弄得民不聊生，因而罷工示威不止，風潮經歷年餘。最後三軍只好訴諸武力，把阿葉德政府推翻。

## 壹 「反對派」的進攻

一九六四年九月智利大選，「基督教民主黨」候選人傅瑞（Eduardo Frei Montalva）及左派「人民聯合陣線」的阿葉德兩人競選。他們都主張智利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作廣泛改革。惟阿葉德主張沒收美國人財產，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引起智利人民的恐懼，結果右派「民族黨」及「自由黨」選民轉而支持傅瑞當選總統。

大多數智利人民，本期望傅瑞總統的「自由革命」能獲得成功，使智利的經濟、社會以及土地等，能在合法程序中實行改革，並且佔有極重要地位的銅礦亦達成國有化的目的。然而在傅瑞總統六年任期中，「銅礦國有化」未成，反而對美國銅礦公司作了更多的讓步。另一方面，土地及社會改革遲緩，基督教民主黨政府缺乏效率，使智利人民頗感失望。雖然制定一些勞工的法律，但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一日與一九六九年三月九日兩次政府軍與勞工的衝突，其所造成的流血事件，都引起了人民反感。因而激起左派勢力崛起

阿葉德的垮台與智利政局

①。

所以從一九六九年開始，「基督教民主黨」不但聲望下降，內部亦發生分裂。特別是青年份子，他們以「非資本主義」的經濟路線對傅瑞大加抨擊。在一九七〇年大選前夕，「基督教民主黨」分裂派即與「社會主義黨」結合成「人民聯合陣線」，支持阿葉德競選總統。自此，「基督教民主黨」對「人民聯合陣線」即採取了敵對的態度。

智利的「民族黨」與「自由黨」，長久以來都是代表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利益，因而它是一支右派的政治力量。「民族黨」的主張是反對「馬克斯主義」，並認爲智利社會不安主要是來自於國際共黨的影響。因爲大地主與「資產階級」已成爲「民族黨」的核心，所以它從來不同情「基督教民主黨」所主張的土地改革。然而自從阿葉德上台以後，經濟的危機，通貨的膨脹，而影響「民族黨」開始動搖。無形中在反對阿葉德「社會主義」政策上，已與「基督教民主黨」結合成一個「民主陣線」。

「基督教民主黨」與「民族黨」首先以國會來阻撓阿葉德的左傾措施，因爲「人民聯合陣線」在國會上下兩院只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基督教民主黨」與「民族黨」以擁有國會多數席位對阿葉德箝制。但是阿葉德爲逃避國會的阻力，即啓用了一九三二年及一九三九年間所制定的一些左傾的法律，從事對壟斷企業的徵收，以及對大地主的干預，同時阿葉德還主張修改憲法，把國會上下兩院改爲一院制的「人民議會」。很顯然的，阿葉德已不再遵守民主政治的常軌，許多重大的政治行動，如沒收私人工廠土地等，都沒有經過國會的立法程序。所以反對派嚴厲譴責阿葉德違背憲法並非沒有根據。亦因此原支持阿葉德的「基督教民主黨」分裂派，亦回到「反對派」陣營。而極左派對阿葉德的左傾措施仍感不滿，他們要轉移爲暴力行動，迫使阿葉德採取更激烈的措施，更引起智利人民的恐懼。首先有礦工、學生、家庭主

婦的示威，其後有四萬五千多貨運汽車車主及司機的罷工，接着商店、自由職業的響應，終於引起大多數智利人民開始反對阿萊德政權。

事實上，自從阿萊德執政以來，智利各種工會已不再為左派所把持。由於「基督教民主黨」要爭取勞動力，智利「全國勞工總會」已受到它的影響。「全國勞工總會」的副主席吳哥爾(Ernesto Vogel)即是「基督教民主黨」份子，並且在首都聖地牙哥很多工會如礦工、鐵路等的領袖亦都傾向「基督教民主黨」。而貨運汽車車主多是右派份子，卡車工會的主席維拉漢(Leon Vilarin)在聖地牙哥是最有力量的右派工會領袖。所以一九七二年十月，右派發動卡車司機罷工，曾使智利交通癱瘓達一月之久。右派「民族黨」中，尚有一些地主與資本家們為了防止農民與工人奪取工廠或田地，而組成武裝突擊隊名為「祖國與自由」(Patria y Libertad)的極右派組織，更採取暴力方式來反對阿萊德政權。

所以中間派及右派所形成的「反對派」與同工會都已成為阿萊德的敵人。但是當阿萊德於去年十月突破國會的箝制及卡車司機罷工所造成的危機以後，「基督教民主黨」與「民族黨」即期望在一九七三年三月間的國會議員選舉中能夠擊敗阿萊德的「人民聯合陣線」。如果反對派獲得國會三分之二之二的席位，就可以用「合法」的方式推翻阿萊德政權。不過選舉結果，「基督教民主黨」與「民族黨」雖在眾議院一百五十席中佔九十三席，參議院五十席中佔卅二席，但「反對派」在上下兩院都沒有三分之二多數，所以要以國會對總統彈劾而使其去職的計劃無從實現。

當本年六月廿九日，智利陸軍政變流產以後，「反對派」加緊對阿萊德政府進攻。於七月廿七日阿萊德與「基督教民主黨」談判未決之際，極右派使用暴力，暗殺了總統武官阿拉雅(Araya)海軍上校，並爆炸捷克及北韓使館，同時卡車司機再次引發運輸系統的一連串罷工，使全國交通癱瘓，食物來源斷絕。為掌握局勢，阿萊德於八月八日成立包括三軍及警察首長在內的新閣。但是三軍首長入閣後，極右派繼續暴亂，以示對阿萊德政府抗議。右派民族黨不滿軍人入閣，聲言以「全國戰爭」對抗左翼政府。而其喉舌報El Mercurio即呼籲右派軍人起而革命，推翻阿萊德政權。此時「反對派」已企圖從「合法推翻阿萊德」轉為「流血改變」了<sup>②</sup>。

## 貳 經濟的崩潰

一九七〇年九月，阿萊德當選為智利總統的時候，智利的經濟情況並不太壞。那時智利的平均國民所得是六百美元，幾乎超出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一倍。而智利所面臨的困難，祇是人口增加百分之二已接近國民生產總值平均增加百分之二點五。以及外資的充斥，從銅礦到一般的化學、冶金、食品等工業，均為外資所控制。

阿萊德執政以後，他以三個重要措施來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第一是增加購買力，第二是國有化，第三是土地改革。阿萊德為增加購買力，一開始即提高人工工資百分之六十六。由於工資的提高，一九七一年的生活費用幾乎增加了44%。而阿萊德只顧提高工人待遇，忽視了生產效率的提高，以致隨產業國有化的進行，生產更為落後，經濟更為蕭條。土地改革是阿萊德既定的政策，所以進行得特別快速；他在二年半時間中，即分配了五百五十萬頃的土地，比起傳瑞總統在六年任期中才分配了三百四十萬頃土地要快速的多。亦因此，地主的反抗與農民無法獲得農具所引起的生產困難都對阿萊德政府不滿<sup>③</sup>。在國有化方面，除了「銅礦國有化」之外，阿萊德亦把紡織、冶金等重要大企業收為國營，代表智利百分之九十生產力的三萬五千家企業實行國有化以後，由於生產興趣的降低，生產隨之衰落。

「銅礦國有化」原是智利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傳瑞總統時期，曾經過長時期的談判，最後才決定以七億美元收購美國「肯乃考特」(Kennecott)及「安那康達」(Anaconda)銅礦公司所擁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此一無法支付的龐大債款，曾激起智利各方的不滿。至阿萊德執政，在提高銅產尚未獲得好處，反而要繼承所應償付的美國銅礦公司的債款，並且自傳瑞總統開始(一九六五年)，智利來自於美國及西歐的外債即不斷增加，一九七一年外債總額已達卅八億美元(其中包括購買美國銅礦股權債款，並且數額仍繼續增加)。智利各方不願意國家財政走向絕境，於是紛紛反對「銅礦國有化」應給予美國銅礦公司補償。所以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智利國會通過「銅礦國有化」法案，阿萊德即以無償的方式將美國公司的銅礦收購歸國有<sup>④</sup>。

「銅礦國有化」之後，首先是資金大量外流，以及美國技術人員的撤退。由於美國的經濟制裁，所有國際金融機構已不再給予智利新的援助。其所引起工人的失業與生產的衰退，更無法配合消費的增加。阿葉德所預定銅產的目標，一九七四年是七十萬噸，一九八九年是一百萬噸。但是由於技術人員的缺乏，管理的混亂，在一九七一年底，原為美國兩大銅礦公司所擁有的最大第寧特 (El Teniente)、夏拉爾 (El Salvador) 及朱克卡瑪塔 (Churiquimata) 銅礦，普遍減產百分之十。而一九七三年的銅產量亦沒超出一九九二年，祇達到六十萬噸。以朱克卡瑪塔礦場而言，一九七一年產銅量是八萬七千噸，一九七二年減為六萬九千噸。同時，「銅礦國有化」以後，銅產費用普遍增加百分之十，而相反的，國際市場銅價下跌，在一九七二年間，倫敦的銅價每噸曾跌至一九六四年以來的最低價四百卅英鎊⑤。

銅產佔智利輸出的百分之七十，外匯收入的百分之八十，其對智利的經濟有很重要的影響。然而一九七一年智利銅的輸出只有五億五千三百萬美元，一九七二年再減為四億美元，因而貿易赤字增加，外匯更為枯竭，中央準備金從傳瑞總統時期的三億七千萬美元，降為四千萬美元。

由於進口重要物資減少，工業更加萎縮，一九七二年的工業生產勉強增加了百分之二點八，農業生產則減少百分之二。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蘇俄與毛共給予一些援助，但却不能使智利經濟情況好轉，相反的国家財政赤字每月都在增加。智利一九七一年的財政赤字是一百億智幣 (Escudos)，一九七二年是一百八十億智幣。另外一百一十三家國營企業，亦由於管理的不當，損失了三億四千萬美元。因此，一九七一年智利貨幣發行量增加百分之一百廿，一九七二年超出一九七一年貨幣量的一倍。

因為貨幣已失去信用，全國已無儲蓄可言，通貨急速的膨脹。通貨膨脹率，一九七二年是百分之一百六十，一九七三年初是百分之三百廿，目前已達百分之四百了。貨幣在流通上，政府失去控制；一九七一年初官價智幣十四元兌一美元；一九七二年智幣四十二元兌一美元。但事實上，美金黑市在一九七二年已漲到智幣一百七十五元兌一美元。一九七三年官價提高為一百零五元兌一美元，但是黑市已高達一千三百智幣兌一美元⑥。

由於通貨急速膨脹，生活必需品亦無止境的漲價。當阿葉德採取限價措施以後，很多物品在商店或市場中消失，而流入黑市交易。雖然智利人民每

阿葉德的垮台與智利政局

日大排長龍，仍不易購得所需之物。並且智利一向糧食生產不足，而今因無外匯進口糧食，糧食的缺乏，更造成智利人民的災難。憤怒的羣眾抗議物品缺乏，各大城市每天都有羣眾罷工示威。所以智利經濟長期的混亂、貧困，必然會動搖阿葉德的政權。

### 叁 軍事政變

在智利的歷史上，除了一八九一年及一九三一年發生過軍人干預政治之外，近四十年來，智利還沒有發生過軍事政變，在拉丁美洲言，算是民主政治比較穩定的國家。在傳瑞總統時期，他亦曾經依靠軍隊的力量來維護社會治安及壓制左派製造的社會騷亂，但三軍却都避免對政治有所干預。

一九七〇年九月，阿葉德通過選舉當選總統，軍中即起浮動；有些人想阻止阿葉德出任總統。當時陸軍總司令史奈德 (Rene Schneider) 即曾在 El Mercurio 日報聲明軍人應保證在所有國家憲法實行上已建立的合法程序。他警告軍人不應該干預國家政治。但不久他就被由現役轉為備役的聖地牙哥地區司令瓦倫瑞拉 (Camillo Valenzuela) 夥同海軍將領巴羅斯 (Tugo Tirado Barros) 所刺殺。一九七二年初，卜拉斯將軍 (Carlos Prats) 出任陸軍司令以後，陸軍軍事學校主任賴伯 (Alberto Labbe) 上校亦曾企圖發動政變，但很快即被發覺，而被撤職⑦。

智利七萬五千名的職業軍人，有五萬人是由於傳統的陸軍軍事學校 (L' Ejercito)、空軍學校 (La Tach) 及海軍軍官官校 (L' Armada)。另外還有兩萬五千名的武裝警察，總計智利的軍警人員，不超出十萬人。從一九五二年以來，智利三軍一直接受美國的軍事援助與軍事訓練，即使是阿葉德實行國有化，沒收美國銅礦公司的財產以後，美國雖停止一切經濟援助，但對智利的軍事援助仍繼續維持。在一九七三年智利和委內瑞拉是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最多的國家，並且在今年很多智利海軍軍官前往美國或巴拿馬接受訓練。即在軍事政變的前夕，智利海軍官校的學生還在準備參加與美國的海軍聯合演習⑧。

智利三軍的特性是它已逐漸成為「中產階級」的代表。根據法國「世界外交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 的作者桑地 (Isabel Santi) 多年

的研究，指出智利出身於陸軍軍事學校(L' Ejercicio)的軍官，有百分之四十二是出身於「資產階級」的家庭；有百分之卅九是出身「中產階級」的家庭；有百分之十九是出身「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而在智利三軍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高級軍官是屬於「中產階級」。所以當阿葉德執政以來，已顯示出如他要獲得軍方的支持與同情，必須要付出很大代價⑨。

阿葉德亦有他的政治手腕。他爲了預防軍事政變，特別重視武裝部隊。他上任不久即增加了三軍的薪餉，承諾購買現代化武器，並處處討好一些高級軍事首長。在這方面阿葉德不厭其煩的參加所有三軍的「追思」與各種「慶典」。他尤其是要依靠其與陸軍司令卜拉斯私人的友誼的支持來掌握局面。

但是一些中下級軍官，對於日益惡化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情況已有責難。並且對於經濟危機妨礙軍事現代化進展，更爲不滿。因而在本年六月廿九日，一支陸軍坦克部隊以更換新的裝備，要求陸軍司令卜拉斯辭職爲藉口，向總統府開火，發動政變。

叛軍雖被效忠政府軍救平，但此一造成數十人死亡的軍事政變已使阿葉德政府發生動搖。七月二日阿葉德召開三軍首長，各部會首長的國家安全會議，決定組成包括三軍及警察首長在內的新內閣。新閣的各部長，由陸軍司令卜拉斯任國防、海軍司令孟特羅(Manteco)任財政、空軍司令丹尼耀(Donyan)任運輸、警察總監麥利亞(Maria)任地政。內政、外交則由社會黨份子出任；礦產、教育分由基民黨左派及急進黨份子出任；勞工、經濟及司法仍由原共黨份子出任。

阿葉德延攬三軍首長入閣，主要是要借重軍方的力量維持治安，防止新的政變，俾便繼續實行其「社會主義」政策。但是三軍首長入閣之後，非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反而引起三軍內部因意見紛歧而發生磨擦。首先是聖地牙哥地區司令品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威脅着要卜拉斯退出內閣，並辭去陸軍司令的職務。接着海軍亦告不穩，智利艦隊司令梅地納(Torikio Medina)在靠近首都聖地牙哥的法耳巴拉索港(Valparaiso)示威。

在新的軍事政變威脅之下，阿葉德終於又解散了剛剛組成的內閣，並解除了三軍首長的職務。八月廿五日，品諾契特接替陸軍司令，梅地納接替海軍司令，古茲曼(Gustavo Leigh Guzman)接替空軍司令，警察總監改由孟

托薩(Cesar Mendoza)出任。並重新組成包括三軍在內的內閣，但所入閣的將領，均不是軍事首長。

三軍首長的辭職是出於三軍左、右兩派鬥爭的結果，等於一次不流血政變。卜拉斯、孟特羅等軍事首長去職，已使阿葉德失去了屏障。面對着極左與極右派的鬥爭，爲了避免內戰，同意三軍首長的更迭，亦等於削弱了阿葉德總統的權力。所以內閣再次改組之後，阿葉德已經是一籌莫展，大勢已去。但是阿葉德仍然執迷不悟，他在兩次改組內閣之後，在電視演說宣佈智利「社會主義」革命仍要繼續。他並且強調說：智利不會有政變，亦不會有內戰，因爲大多數智利人民均拒絕採取這種行動。另外他向仍在繼續罷工的卡車司機們發出呼籲。他說：如果交通罷工不接受政府的警告，政府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挽救智利的癱瘓和恐怖。同時，阿葉德在演說中亦否認了他將辭職的謠言，他說：他是自由選舉而產生的總統，只有智利人民的意願才能決定他的去留。他肯定的說：他的「社會主義」革命程序，將不會由於「法西斯主義」的恐怖而中止⑩。

很明顯的，阿葉德雖已處於一個難以挽回的危局，但對已失去人民信任的「社會主義」路線仍沒有任何改變。因而情勢更爲緊張；九月五日，極左派與極右派份子在聖地牙哥的街頭槍戰，有無數人受到槍傷；九月六日，有十五萬婦女在聖地牙哥的天主教大學前示威，要求阿葉德去職。九月七日，阿葉德在記者會中聲明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是舉行公民投票。但是反對派的不予妥協，已成爲一個僵持而危險的局面。

九月十一日，由陸海空軍及警察首長成立「軍事評議委員會」，在「挽救經濟、社會、道德危機」的號召下發動政變，包圍總統府，要求執政三年的阿葉德總統辭職。在同日晚六時，陸軍正式向總統府發動攻擊。當時阿葉德在總統府向全國廣播，他說：「我決心抵抗，甚至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根據多方面的報導，在這項廣播中斷之後不久阿葉德即自殺身死⑪。

## 肆 國際反應與政局發展

包括三軍及警察首長在內的新軍事執政團於控制局勢之後，即組成只有三個文人的軍事內閣。並下令全國宵禁、關閉國會，宣佈與古巴及北韓斷絕

外交關係。由於左派份子的抵抗，軍事執政團發表了一份首要左派份子名單，令他們到國防部去投案。對於來自於外國的恐怖及顛覆份子，亦限令向警方報到。

南美的軍事政變乃數見不鮮之事，但此次智利軍事政變則不應與其他南美諸國的軍事政變等量齊觀。因為阿萊德的垮台，不僅對智利人民，即對全拉丁美洲國家，甚至對國際共黨，都是有着重要影響。以國際共黨而言，近年蘇俄在南美洲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而以「和平共存」的姿態向南美洲滲透，因而智利的「社會主義」，正好成爲蘇俄「和平演變」的櫥窗。而阿萊德的「社會主義」已危害到南美洲的左傾趨向，智利與阿根廷爲了抵制巴西加強反共的外交攻勢，即試圖聯合祕魯、厄瓜多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等安第斯山脈國家另組集團。所以阿萊德被推翻，必然會使南美反共勢力增強。

智利軍事政變引起國際間的反應亦是非常強烈的。國際共黨對此政變發出哀鳴和譴責；西方一些國家亦表示反感。在歐洲如丹麥、芬蘭、瑞典、梵蒂岡、義大利、土耳其、比利時、法國及英國等，都對此政變表示遺憾。其中丹麥、芬蘭、瑞典、比利時等國聲明停止已同意給予智利的援助。澳洲有意取消已確定了的一筆小麥交易。在拉丁美洲，除了巴西、烏拉圭已承認智利新軍政府，墨西哥、委內瑞拉、哥倫比亞、阿根廷等國政府均爲阿萊德之死致哀三日。墨西哥政府已給予阿萊德家屬政治庇護。阿根廷有廿萬人示威，他們呼喊著「支持智利，打倒美國佬」的口號，意指美國在幕後插手智利的政變。

智利軍事政變爆發以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立刻聲明「智利軍事政變是爲智利內政事件，美國政府並未介入」<sup>⑫</sup>。但是美國若干大報如「華盛頓郵報」等都透露了智利軍事政變發生前十五小時，美國駐智利大使館已獲得智利軍方的消息，並且此一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白宮。智利三軍長久接受美國軍事援助所保持的密切關係，極可能美國事先知道此一事件的發生。若謂傳聞中的政變是出自美國的幕後策動，這似乎並不合乎當前尼克森總統的拉丁美洲政策。現在古巴已準備就智利軍隊攻擊古巴使館提出於聯合國安理會，屆時亦可能以美國插手智利政變而對美國攻擊<sup>⑬</sup>。

最重要的是智利政局的發展。智利將來的政策，目前尙難推測，但可預

料的智利三軍將會維護反共的立場。祇不過軍事執政團陸軍司令品諾契特和海軍司令梅地納的傾向並不一致。梅地納是傾向「民族黨」的右派將領，而品諾契特是同情「基督教民主黨」的中間派將領，尤其品諾契特在一九七一年曾效忠於阿萊德<sup>⑭</sup>。品諾契特於一九三三年出身於智利陸軍軍事學校，在他卅八年的軍旅中，經常表示「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關係的重要。他雖主張社會改革，但却不尊奉「馬克斯主義」，所以他會期望「基督教民主黨」的前任總統傅瑞能在未來一九七六年大選中獲勝。品諾契特與梅地納今後能否真誠合作，顯然還是一個疑問。

註①，參閱「問題與研究」第九卷五期拙著：「智利政局與未來大選」。

註②，Sept. 1973, *Le Monde Diplomatique*, "Le Chili en Crise"

註③，13 Sept. 1973, *Le Monde*, "Les Conditions Economiques Du succes N'etarent pas Reunies"

註④，15 Oct. 1972, *Est & Quest*, No. 495, pp. 8-24. 及參閱「

問題與研究」第十二卷五期拙著：「阿萊德出國訪問與智利政局」。

註⑤，同註③。

註⑥，20 June 1973, *Le Monde*, "Un Pays Malade de L'inflation"

註⑦，Oct. 1972, *Intelligence Digest*.

註⑧，同註②。

註⑨，同註②。

註⑩，30 Aug. 1973, *Le Monde*, "Quatre Militaire Figurent Dans le Nouveau Gouvernement Allende".

註⑪，據合衆國際社九月十二日電報導阿萊德是爲自殺身死。但九月十九日美聯社電報導前智利駐墨西哥大使維哥瑞諾告訴美聯社記者說，被罷黜的智利總統阿萊德並非自殺，而是在對攻擊總統府的軍隊戰鬥中受傷死亡。

註⑫，美聯社華盛頓九月十二日電。

註⑬，美聯社聯合國九月十七日電。

註⑭，15 Sept. 1973, *Le Monde*, "L'general Pinochet était encore en 1971 le Chef de File des Militaires Legalistes"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四日脫稿)